

583

7

19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十 九 種

經 濟 思 潮 小 史

李 澤 彰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Universal Library
 The Various Economic School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百科小經濟思潮小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法國 Charles Gide

李澤彰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
 杭州蘭溪安慶蕪湖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
 福州廈門
 貴州張家口
 廣州香港
 梧州
 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濟史觀

陳石字譯

第一冊 五角

馬克思學說精髓全在唯物史觀。塞利格曼以唯物史觀名詞爲不當。改稱經濟史觀。在一本小冊中。將經濟史觀的起源發展以及各方面批評的訂正。詳加解釋。明晰異常。欲研究馬氏學說者。不可不讀。

現代思潮

南庶熙譯

第一冊 五角

現代思潮本極複雜。派別亦千差萬殊。是書則提綱挈領。將所有在近代思想上占重要地位之各種學說主義。一一依其所屬派別羅列而敘述之。極覺醒目。

經濟思潮小史

目次

一 依方法來區分的各學派·····	一
二 依問題的解答來區分的各學派·····	一三
甲 自由主義派·····	一四
乙 社會主義派·····	二一
丙 國家社會主義派·····	二七
丁 基督教社會改良主義派·····	三二
戊 社會聯帶關係主義派·····	三六

經濟思潮小史

一 依方法來區分的各學派

什麼叫做方法？科學的話來說，方法就是到真理必由之路的名稱。

方法有演繹法和歸納法兩種。我們先講演繹法。演繹法的意思就是根據公認的一般原則，用邏輯的方法，推演無窮的命題。用這種方法的科學很多，幾何學可以用來做個代表。為研究法律的人說法，我們再舉法律學，尤其是羅馬法，來做個例。凡是讀過羅馬法的人都應當知道：一部可驚異的，可紀念的羅馬會典，不過是根據十二銅表，或羅馬萬民法（*Jus Gentium*）裏面幾條原則來做成的罷了。這種方法因為能够刪繁就簡，把複雜的現象縮小到一個要素，來供我們的研究，其餘的除外，所以又叫做抽象法。

歸納法恰恰相反，是由特別事實的觀察，歸到一般的命題；例如由凡物下墜的事實，歸到地心吸力法。

上述兩種方法當中，經濟學採用那一種最爲適宜，這個問題很費爭論。

經濟學最初是用演繹法，這是確實無疑的。可以呢？因爲創造經濟學的古典派把他們燦爛的牌坊架樹在幾條原則上面，把這幾條原則當做公理，或者當做廣汎觀察的暗示——例如人口增加律，報酬遞減律。這一派當中，森尼爾 (Nassau Senior) 的議論最走極端，森氏係牛津大學教授，生於一七九〇年，死於一八六四年。他把全部經濟學放在四條公理底下，但是現在沒有一條是承認的了。實在說起來，他們在經濟學大體上，只認一條原則，就是用最小的勞力，收最大的效果。他們想化簡他們研究的對象，所以把人當做『經濟人』 (Homo oeconomicus)，撇開一切，只認自利是行爲動機；並且認定這種情形，沒有那一國，那一個時代不是如此的。

但是五十年以前，這種方法的效驗已起爭論了。

於是反對演繹法的新派標出歸納法。數世紀以前，培根曾把這個方法介紹到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上面，收了美滿的效果。在經濟學裏面，這個方法現今稱做『實體法』，德意志最盛，幾乎全國經濟學者一致主張。這一派反對用一般法則，來支配『一個抽象的人』（An Abstract Man），只主張尋出歷史上的法則，來支配一個特別社會的，一個特別時間的人。老實說，這一系的人所要找的東西，和古典派的經濟學者所要找的東西，完全不同。這一系的人限定自己只能盡心觀察，和累積一件一件的社會事實——現在的事實根據旅行家的報告和統計，過去的事實根據歷史。實體法又叫做歷史法。因為這個方法確信歷史一樣就能解釋社會事實的真象，就能把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如何而成的道理，說得很透澈。但是歷史法又分法國派和德國派。前一派把過去的事實當做模範，不承認社會事實裏面有什麼發明。後一派把過去的事實當做現在事實

的萌芽，承認社會事實是向前發展的。這兩派雖對於歷史法的用法，各不相同，卻是一致推倒演繹法的。

結果呢古典派用來加到經濟現象上面的，和用來造成自然法的，普遍性與永久性都消滅了。

這個方法固然比較別的方法要健全些，因為一切大膽的推論都戒掉了。但是這個方法有無效果，我們還不能無疑。因為純粹演繹法用到社會科學上面去，和用到物理學自然科學上面去，收效不同。這裏面有兩層理由：

第一層，觀察社會科學裏面的事實，要困難得多。說起來也很奇怪，因為他們太接近我們，因為我們在社會舞臺上，不光是看戲的人，而且是唱戲的人，反倒我們不能把他們看得清楚。第二層，他們太複雜了。我們只要看見一個蚱蜢，就如同看見所有的蚱蜢一樣；但是我們看見一個礦

工，卻不能就算看見一切的礦工。實在說起來，觀察經濟的和社會的事實是超出個人力量以外的工作。這件事只有把許多人的觀察合攏一起，或者藉國家的力量，來實行強有力的調查，才辦得到的。這就是說需要一種全新的科學——全新的統計學。我且舉一個例。比如社會科學能研究的事實，以調查組織某社會的人口數目爲最簡單，這是不消說的。然而決定數目，完全不是一個人的觀察力所能够辦得到，這也是很明白的。這只有公共團體才能擔負得起這種工作。雖然如此，官廳的調查離開完全可靠的確實性，還是差得遠。如果調查地主或者富豪的數目那種特別問題，更不消說了。

並且沒有某種人爲的條件，所謂實驗這樣東西，僅有事實的觀察，自然科學決沒有現在那樣好的結果。但是直接實驗在社會科學裏面是不可能的。如今化學家，物理學家自不消說，就是生物學家，（雖然生物學的實驗是要困難些）也常常能够把他們要研究的現象，放在某種人爲

決定的條件裏面，任意改變。比如研究一個獸類的呼吸，他們可以把他先放在空氣筒裏面，再來計算空氣的壓力。但經濟學家，即使同時是一個立法官，或者是一個大權獨攬的專制君王，也辦不到這一層。

經濟學雖也常常講到實驗；如某國嘗試保護政策，如何收效，某國推行自由貿易，如何失敗。然這種實驗絲毫沒有科學的意義。保護政策和自由貿易還是不能解決。因為經濟學家並不能嚴格實驗，只是把各種立法的或制度的結果比較一下罷了。比如就法國而論，他可以把各大鐵路公司的事業和國有鐵路的事業來比較；或者研究比利時和德意志兩國老年恤金的影響。但是他的結論終不能決定的，並且可以駁難的，因為各地方的情形不能完全相似。

他不能不研究他眼前的一切事實，沒有權力把與這件事有關聯的別件事另外割開。他只能想像上割開他們，來假設這個現象或者那個現象是單獨發生的：所以他的議論時常遭不公

平的譏刺，諷他一舉一動都是個魯濱孫的行爲。這種批評自然失當，然即此可見，這種『偽實驗法』還是要回到他極力避免的抽象那條路上去。

歷史派雖鄙視演繹派的方法和作用，妄自尊大。結局，這一派卻仍是在舊派的範圍以內做工夫。他們並沒有改造一種科學，不過僅僅——雖然這不是一件小事——輸入一種新精神罷了。就這一派的本身而論，也有很可批評的處所。因為他們既是注意事實的觀察和各國各時代的變遷，就很難發見各處決定經濟現象的一般狀況。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一派徒有淵博之名，實在犯了純粹描寫社會事實的弊病。湊攏無數的事實有什麼用處？除非這無數事實中間的關係找出來了，要想建設一種科學，是決不能的。這樣看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在變化不居的現象底下去找永久的關係和一般法則，那麼，我們就應當拋棄建設經濟學的一切念頭。固然輕率的假設對於科學是危險的，但終比無力的直敘要好些。無論「抽象的人」

『經濟人』那種嘲笑如何有理，我們勢不能不承認人類有某種一般的特性。歷史本身便是個明證，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何時，人類社會放在同樣情形之下，就會照樣的再生一個出來：例如十九世紀的日本還存在十二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又如財產和婚姻的形式是連續的；各國同時用貴金屬做貨幣；各處喪儀很有相似的處所；甚至神話都有相同之點。『大姆指』的神話便是個例——據神話家說，世界各處都有這種神話。

照上面的話看起來，抽象法的功用——『讓我們來假設』這句話是李加圖一系的人熟悉的，歷史派卻厭惡的——不能一概抹殺。因為經濟的事實太紛亂了，使我們永找不出一條途徑來，換句話說，我們想專靠觀察來找出事實裏面的根本關係，以成一種科學，是不能够的。那麼，要想打破這個迷陣，使黑暗成光明，使紛擾成整理，我們不光是要求助抽象，並且要求助想像——就是要求助假設。

所以真的方法應當經過以下三層階級：

(1) 第一層是觀察事實，不存成見，對初見以爲是極不重要的事實，尤應如此。

(2) 第二層是想像一個普遍的解釋，使我們能够按照因果的關係，來連絡各種事實，換句話說，就是構成一個假設。

(3) 第三層是證明這個假設是否健全，或者採取嚴格主義而用實驗法，或者就一個特性來觀察，看他與事實是否適合。

就是物理學和自然科學，也是用這個方法。做近代科學基礎的大法則——自牛頓引力法起——不過都是已經證明的假設罷了。我們可以進一步說，現今各大學說做我們科學發現的基礎——例如物理學裏面的「以太」存在說，自然科學裏面的進化論——不過都是一種還沒有證實的假設罷了。

那麼，古典學派的錯誤並不是濫用抽象法，是太把一個抽象或者一個假設當做實事：例如這一系的人假設『經濟人』專為私人利益而動作之後，就相信實有其人，而且在經濟世界裏面，除了這個人以外，連什麼也不看見了。

但是這一派決不會消滅。他現今又在兩個新派裏面復活着。

第一派，數理學派，這一派是在一個特定情形底下，找出人與人發生的關係如同天秤的關係一般，並且可以用代數的方程式來表明他，好像應用數學似的。所以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應當照應用數學的辦法，把研究的問題化成許多特定的情形，其餘的都不去管。這一派是一八三八年法人康納（Cournot）創始的，但是沒有成功。近來英人哲樊士（Jevons）馬雪爾（Marshall）德人果遜（Gossen）朗夏（Launhardt）發揮光大，才得社會的信仰。

第二派，心理學派，因為這一派最有力的代表是奧國人，所以又叫做奧國學派，他們專治價

值論，把價值論當做經濟學的中心問題。照這一派的話來說，價值是人類慾望的唯一表示。因此他們說，經濟學的範圍可以縮小到研究人類欲望，並且可以縮小到研究影響慾望烈度的原因——就是說縮小到一個極敏銳的心理分析。那麼，以最小的勞力得最大的效果的古典主義，現在已經復活，不過改換名目，叫做唯樂主義（Hedonistic Principle）罷了。照這樣看起來，古典派不就是心理派嗎？這一派當中，孟根（Karl Mengar）韋隨（Wieser）等最著名。斯麻特（W. Smart）教授曾著過一本價值論（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Value），把這一派的精義說得極簡明。

照上文看起來，這兩派是把演繹法推行到極端了。但是我們一定相信，他們決不像演繹派作繭自縛，陷入他們自己想像的圈套裏面去。因為他們的唯樂主義和抽象主義所有的假設，只以建設純粹經濟學為限的緣故。什麼叫做純粹經濟學呢？據瓦那思（M. Walras）說，純粹經濟

學就是在絕對自由競爭的假設底下，決定價格的學說。潘推利阿尼 (Pantaleoni) 並且說經濟上的真理，由假設而來，至於與決定人的行為的動機是否符合，決不影響真理的確實性。

從別一方面來說，如果李加圖的抽象法因數理派和心理派而復生，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隨耶 (J. B. Say) 的自然法因有機體派而復生。有機體派使經濟學成為自然歷史和生物學的附庸，把人類社會視同有生命的人，社會一切制度都視同個人相似的器官，因此生物學上的法則都變成社會的法則。鐵路比作動靜脈，電線比作神經系，富人比作脂肪，證券交易所比作心房。

但是這最後的一派雖能闐動一時，不久即衰。如今許多社會學家都反對這樣的比擬。塞爾總算是這一派的中堅分子，在他的社會學原理也曾這樣的比擬過，但是後來也反對把有機體來比人類社會。

二 依問題的解答來區分的各學派

經濟學者不光是方法上彼此意見不同，並且他們的行為秩序，德人叫做社會政策，再換句話說，他們提出的解答，也是各執一見，幾乎有一個思想家，就有一個派別。這確實是弱點的一個表徵。有人說，經濟學成立至多不過一百年，這種弱點將來或許消滅。這種話不能安慰我們。何以呢？因為別種科學很少有一百年的歷史，卻已經有了許多原則，使研究的人都抱同一的態度了。我們也希望經濟學家觀察事實的，和說明其中關係的方法，終有一天。但是不幸，就他們懸的目的，他們爭執的學說，和實現他們的目的最適當的方法而論，這種希望實在很難實現。除非人類間道德、政治以及社會的統一都辦到了，他們的意見是終難一致的。

在現代的經濟運動裏面，我們可以把經濟思想分做五大派，這五大派各有各的特點，現在分述如下。